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護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二

海寧張次仲　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說文屯難也屮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尾曲象屮木未出土形陟倫切屮讀作徹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王汝中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朱元晦曰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雷震象雨坎象草雜亂昧晦瞑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瞑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險在下震從上動動之易故解險在上震從下動動之難故屯也

乾坤初闢剛柔始交正是清寧世界却便逢險難作易者讀易者亦大苦矣所仗者能動之人耳動乎險中險非獨言時勢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冒險而動著著皆險唐高祖所謂化家為國由汝破家亡國由汝也雷雨滿盈借雷雨發揮動時作用湮鬱之久非小雷小雨能破山川震盪日月晦暝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者也非大雷大雨不出聖人非聖人不能為雷為雨造化人事相與有成如此勿用有攸往言不

必講求他策只願聖人蚤即大位便可濟世安民本義云未可遽有所往迂遲濡緩非動時機括彖傳於此不下注脚謂所重不在此句也此裁剪之法不寧補彖詞未備之意震為長子帝出乎震侯之象侯即帝也不曰帝而曰侯者避嫌之語私記

萬物始生必冒險難而出草木之生必有甲有核胎卵之生必有包有殼甲核包殼皆險中也坼甲穿核破包蛻殼皆動乎險中也

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乾坤初闢元氣未漓黄帝堯舜之世非湯武之世也故以元亨利貞四德歸之此時更無他事惟作之君作之師萬世太平從茲而起此文王繫辭之初意也至周公繫爻孔子釋彖則相攻相取純是湯武氣象矣四聖作易先後一揆中間亦微有辨私記

李子思曰乾坤之後震坎合而成屯蒙三男用事作君作師乾父坤母之權有所托矣

乾坤二卦賛辭皆言陰陽不言剛柔自屯以後皆言剛柔不言陰陽

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餘卦皆以大釋元而於屯發其例曰大亨貞三德已具而以宜釋利曰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氣鬱蒸雷聲隱隱欲雨未雨正精神停畜之時屯之象也君子當屯之時躊躕顧盼何以戡定四方何

以整頓人倫何以垂法後世多方經營胸中如雲雷之摩盪此經綸之象也杜工部畫馬歌云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正是此等意思彖傳寫其磅礴之勢則曰雷雨大象摹其經營之意則曰雲雷聖人談象隨手拈來闡發名理未嘗拘拘為刻舟之求也私記

馮元敏曰先定規模次及事業大綱既舉萬目畢張所謂經綸也經者綜其緒而分象雷之自斂而發綸

者理其緒而合象雲之自散而聚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中二陽皆可為主但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震主六爻皆從初立意

王輔嗣曰屯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之故有此象

以磐桓為難進者非也彖言動乎險中不可謂之難

進磐礎也有奠安義桓柱也有撑駕義初以陽剛為卦主故象磐桓見非磊塊小器枝梧細材之輩爻詞恐其自恃才大輕有舉動不徒曰利貞而曰利居貞居者堅定凝固之意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此帝王所以異於英雄者也象則因其位正特加闡發曰雖磐桓志行正論其手段掀天揭地何事不辦論其主意濟世安民無一苟且輔嗣云安民在正守正在謙初以一陽居衆陰之下凡巖棲之

士煢獨之人無一不延攬無一不矜恤以貴下賤如此民舍此安之乎得民不必言且大得民也濟屯以得民為本得民便利建侯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貴下賤是行正之實際處得民是建侯之根本處

劉石閭曰道之興起于室家政之行始于蔀屋不本于鰥寡孤獨不可以立政不達于愚夫愚婦不可以

成教未有不得民而可以為侯者也

胡仲虎曰乾坤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民尊陽之義益嚴矣

志是立身之根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子彖象共六十五志字

磐桓以磐旋釋者自馬融始横渠獨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鴻漸于磐桓柱也猶檀弓之所謂桓楹磐是鎮重不動桓是植立不移漢文本紀

磐石之宗書曰尚桓桓詩曰桓桓武王謚法闢土服
遠曰桓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乘初剛初固豪傑正應在五五亦故交從五則五
非共事之人從初則初無久要之誼為屯如邅如乘
馬班如之象然初非為寇也乃求為婚媾耳此人情

所難郤者而二守正不許祭五之不可圖治知初之必能定亂然後以身許之葢久而始决耳反常者舍經行權之謂非交妄要王陵所以棄楚烏當擇木文淵所以歸漢

正叔謂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茍擇勢而從則罪之大者此固正論但觀屯之時義及不字乃字語氣以從初為當不字從婚媾來惟初求婚媾而不字故稱之以貞乃字從不字來惟始不字而終

字故曰十年乃字其非從五可知

二四上俱言班如二獨彡屯邅者以其繫心于五逼勢于初尤難進也孫淇澳曰屯體全在邅如邅者圖迴不舍無可奈何此經綸真意非是則天下與我渙不相屬我亦泛泛焉姑牽爾以應天下何以成屯何以稱不寧

胡仲虎曰屯如以時言蹇而未遽通也邅如以遇屯之時者言囘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

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

六爻獨二五稱屯五剛中得位陷於險而不得出二柔中與五正應為初所制而不得合自此兩人不得志而天下遂紛紛多事矣故屯之卦名惟二五當之

私記

徐子與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

近之則為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譽命本義字許嫁也郭相奎曰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十五而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據此則男女皆可字謂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則可非以許嫁解字也如以許嫁解字則男子亦許嫁乎

此言乘剛之始易中止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剛乘柔常理不必言也　班分布不進之貌重婚曰媾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蔡邕石經郭京

舉正作何以從禽也

凡陰必資陽以有為六三爻柔位剛承乘應皆陰無德而有求民之心無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之象虞虞人也濟屯必須得人猶獵者之必用虞人也凡獵者平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是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但有入于林莽

而已心在乎禽為禽所蔽動于利禄不由道而譢往者如之經言不如舍辯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舍則藏許多經濟一齊收拾絶无影響非見幾明決其孰能之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詼諧調笑之語不直言其事之無成而無成之意已在言外石經舉正增一何字便味如嚼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初為卦主而切近于五新舊從違進退莫決亦有乘馬班如之象求婚媾謂六四下求初九雙湖拘於陽倡陰和之説謂陽可求陰陰不可求陽又謂與以貴下賤之旨不合不知草昧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豈待倡而後和乎四與初陰陽正應天作之合此亦子房遇漢高之象也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震之功言象歸重求字而以明賛之盖初雖得民尚伏而在下四從草昧中求而得之非明者能如是乎求

有咨訪審擇之意震坎俱為馬故二四上俱言乘馬

自一卦言則自内之外為往自外之内為來自一爻

言則我之人為往人之我為來

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四下

初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朱元晦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

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按坎雨為膏詩曰陰雨膏之象曰施未光非謂五之屯膏有鉅橋鹿臺之積也陽為陰掩不能霖雨天下蓋偏安一隅之象周公為其裔自安之策曰小貞吉大貞凶如竇融之於漢錢俶之於宋則可以長保富貴若角長圖大與初九並驅中原但有肝腦塗地而已私記

胡仲虎曰學易者貴于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無如之何矣故凶劉元炳曰或問舊説以五為商辛初為周文屯膏爲財聚民散小貞吉大貞凶為時事可漸正不可驟正漸正如盤庚周宣驟正如魯昭高貴鄉公其説非與曰易之德莫大于中正五居中處正安得以商辛當之且屯之時草昧之時非叔季之時也五有位而無

勢有民而未附未得衆之象非失衆之象也又安得以魯昭高貴鄉公之事當之屯膏之義自剛德不下交而言亦非厚藏吝施可比也周禮小宗伯之職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大卜注亦云大貞大事求正于龜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乘馬以應五也四乘馬以求初也上六陰柔處險

之極三非已應五不足歸又去初甚遠乘馬將安之乎但有泣血漣如而已田横隗囂之徒似之象曰何可長非獨憫上泣血之無益即以戒五大貞之必凶屯極當通亂極當治上居屯極正是好機會此時不變而為治即入亂亡只有兩件更無停待故曰何可長

卓去病曰上六勢窮力弱有心泣血無力回天蓋遺老孤臣如漢末楊彪徒以司徒擁大位而威權已去

至不能庇其子象曰何可長蓋求可長久之計而不得也正泣血深意

此閉關之卦得時行事全在初九九五位雖高不過屯膏之主六二守雖正不過女子之貞六三鹿雖逐徒爲不識時務之人而已豈如六四明於擇主求而往者之吉无不利哉吾讀屯卦而知戡亂之主務在得民功名之士先於擇主割據之雄貴於知幾不然則但有泣血漣如而已何可長也私記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說文蒙草名从草冡聲莫洪切字書凡字从冡者皆取不明之義加巾為幪加水為濛加目為矇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乾坤之後次以屯蒙屯合雲雷見天之用蒙合山水見地之體天地定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

以養正作之師

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喜怒哀樂未發之體人人完具刻刻圓成以其為赤子之心故謂之蒙山下有險不可下也險而止不可上也如登萬仞之巔下臨不測此時攀援路絕擬議計窮一無所用豈不是蒙之象忽而水窮雲起遇親能孝遇長能弟豁然流通毫無阻滯所謂以亨行也當其止時止則止當其行時行則行非時中而何止固蒙行亦蒙也私記

亨是說蒙之心體此下專說養蒙之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即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謂疑情勃發如饑食渴飲不容自已故曰求也呂伯恭謂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彼惡得而應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樂育精神感發來學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二以剛處中未發之體懸以待人譬如洪鐘隨叩隨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也瀆是瀆教者乃曰瀆

蒙何也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茍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胸中天理完然不動若再三而復告彼將擬議卜度瀆亂天真所謂瀆蒙也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初自有良知良能所謂正也欲覓聖功須還蒙體從混沌立根基不為七竅所鑿方是入聖真脈路蒙以養正非正以養蒙也

蘇子瞻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于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

而發之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於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蓋恚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完聖人之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將以養其正心而待其入聖也此聖人之功也

四

坎為溝瀆瀆者煩雜混淆之意杜詩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初指初隂二隂為再指三三隂為三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游廣平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必達觀其分之必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蘇君禹曰果行是育德工夫事事猛省日日躬行是要探其本原使無失初心而已

屯蒙皆坎水屯則雷雨之水為濟世之甘霖蒙則源泉之水為作聖之真脈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發蒙即史記發蒙振落字義利

用刑人二句作一句讀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此初筮告也時初位下象百草之始茁故曰發蒙發蒙困蒙童蒙就學者說包蒙擊蒙就教者說蒙養之初以師爲第一義當用言坊行表之人日夕周旋開正言見正事向來氣拘物蔽種種桎梏以漸脫落所謂鳶飛魚躍之趣即在戒慎恐懼中也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者不用刑人如披桎帶梏而往天

機愈喪聖賢之路絕矣豈不羞吝正即養正之正以

正為法桎梏自脫名教中樂地固如此刑即刑于二

女之刑刑人謂可師法之人爾雅杻謂之梏在手械

謂之桎在足私記

此據蒙之初論教法該如此初乃蒙之始何緣便有

桎梏草木之生有甲有核必須迅雷震動方能甲坼

人生氣拘物蔽各有帶來障礙所謂道心易見習氣

難除非明師鍛煉如何解脫用脫桎梏四字是蒙養

下手處夫子恐後世疑刑人為鞭笞之輩故以正法釋之私記

九二苞蒙句吉讀納婦句吉讀子克家字書包班交切裹也含容也苞婢小切草名可以為履據此則苞橤宜從草包蒙包荒包承包羞不宜從草石經俱從草包有魚包无魚又不從草不識何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上皆陽上過中二得中故二為卦主

二以剛居柔而又得中得數教在寛之義故曰包蒙

眼不攻治不瞎耳不搜抉不聾混沌不穿鑿不死包者不以嗜欲害其天機不以名利汩其真性完完全全內者不出外者不入故謂之包自初至此年已長矣可以授室矣故曰納婦可以總家政矣故曰子克家蓋所謂蒙者原要他整頓人倫主張世道若一味專愚如聾如瞽要這蒙何用故以夫婦父子之道言之見包蒙之功效若此所云聖功亦只是父子夫婦之間得其道而已兩吉字屬下其吉也可以納婦其

吉也可以克家剛柔接即指子婦相得而言克能也

和睦之謂不睦則曰不相能私記

輔嗣以陽居卦内接待羣陰是剛柔相接

胡仲虎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

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此與四爻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也初言師三言友

利用勿用語氣相應六陰象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欲躁動而易邪全身倒入功利站立不住象之曰見金夫不有躬所謂嗜利忘身者也如此損友雖學博才高亦有何益故曰无攸利无攸利就取友者言干祿之人不可以為臣好利之徒不可以為友若論娶女有何足齒而論利不利失位乘剛據師之上故曰行不順順只是不拂赤子之心凡矯揉造作有意釣奇便是當晝攫金之念諸爻皆言蒙獨三不言蒙蒙

以養正其正己失如木先踣其根灌溉无益矣私記

不有躬三字說得最慘不獨嗜利忘身凡汩于聞見失其本體皆此類也錢塞庵曰道莫妙于昧莫病于見見最難破必須上九之擊以濟包蒙之窮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困者求通而不得也困而知困而學困亦何害此曰困蒙吝凡陰必資於陽陽實陰虛於二隔三則包之

所不及於上隔五則擊之所不加故曰遠實蒙以真實為本遠實則所交者非直諒之友皆浮誇之士不能希聖希天總屬可羞可鄙與初同歸于吝而已爻義論近論應隔一位幾于千里觀四獨遠實可見獨者謂其與初三五不同實非遠四四自遠實也私記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此求我之童蒙也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正孩提

之不慮類鄙夫之空空希聖希賢全在此處故吉爻言其未雕琢之體象言其能聽受之妙順則善受巽則善入所謂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順而不巽則從不改說不繹雖是名師亦無可成之理艮少男為童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人生情欲知見擾亂天真皆為寇者也此非可以柔

道禦之故曰擊蒙擊者或一叩而喪其偕來或痛懲而掃其窟穴向來情欲知見為我寇者棄甲曳兵而走矣更有何利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寇既禦則六賊退聽孩提知能敷暢條達沛然若決江河所謂順也上謂六五下謂初三四其在於人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説也觀卦中數順字見蒙養在順其本然不必深求分外

張氏曰陰爻皆蒙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養其善上以

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項平甫曰刑之於初者正法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禦之而不足坎為法律在卦之始艮為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可謂明矣

焦弱侯曰初六之蒙内障也心有所著即性之梏必脱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外障也見有可欲即躬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胡仲虎曰上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順在施非益

所本無下隨其所止而止下之順也順在受弟還所本有

卽行可曰蒙卦以二陽爲主九二得中故二又爲蒙之主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發蒙之利四遠二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聖人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說文需䇓也遇雨不進止䇓也从雨而聲又云須面

毛也从頁頁首也从彡彡毛飾也原與待義无涉惟須字从立須聲當是後人省立借用耳徐鉉云李陽冰據易雲上于天當从天天篆文似而按須从彡俗从水誤涉正十畫俗从少十一畫誤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位乎天位石經作位于天位

凡乾坤與六子合而成卦者其義皆于六子卦取之蓋六子皆有乾坤之一體乃乾坤之所以成變化者也

錢塞庵曰需者造化自然之候也陰陽寒暑以需而移人物少壯以需而進道德功業以需而成浮躁不可以致遠急促不可以令終聖人所以貴需也

此卦乾健坎險以剛遇險氣厲志猛本是愁他犯難却能需而不陷則無困窮之義矣曰義者明非以智巧相規避也此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則不陷玩而字語氣可見然特不困窮而已至於出險成功全仗九五九五居中履正中則不偏正則無邪無

偏無邪欲速好大之私泯矣孚貞之所自出也楊廷秀曰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窮而正自伸

陸君啓曰虛者必輕浮者必躁外攝者不固强持者不久天下非有真實信理安命審勢俟時之心則所謂需者只是時勢到此不得不袖手坐待耳其實心中怔忡不能一日也需之妙全在孚孚則見小欲速敝他不得先也計較趨避累他不得亨也先亨而行

險僥倖之事斷然不為何貞如之貞則不妄動以乘危紲是休嘉之氣故吉時至機來自然可濟故利涉大川涉川乃吉中功用大抵能需則氣力全氣力全則發於持滿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有功正在能

需處見得

凡人阻於勢而不能不需者非其真心也九五位乎天位勢無所阻而能不事權術真心忍耐故曰有孚然則遇險而能待者乾遇險而能從容忍耐援三陽

以出險者九五也非九五則乾體三爻但不困窮而已安能成涉川之功哉蓋需有二義有需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人者初二三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此卦以九五為主九五濟險之主下三陽濟險之輔三陽上進而遇險阻必待九五之援而後可以效協濟之能九五正位而居險中必待三陽之進而後可以成涉川之績故有孚光亨貞吉主九五一爻言利涉大川主下卦三爻言乘乾之上故曰天位㒺因之

曰難端方發豪傑皆奮臂從事聖人挾冠世經綸又切痌瘝及身之痛乃獨於紛紛擾擾之中凝然不動此非有大中至正學問如何按得定又曰臣子當君父之難也用需否曰除了事無可為勇于赴死不待躊躇其餘便看事勢如何若機未可乘早發喪功縱有忠孝心腸濟得甚事事勢有合下便當做者雖非君父之難也不當需有當久需者有需而當即起者有起之後又復當需者稍不中節天下事去矣

子胥為父報讐說吳王子光不聽退而耕于野者七年王子光為王子胥得政又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栢舉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石經作於)

孔仲達曰坎不言雨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若言天上有雲亦無以見欲雨之意故曰雲上于天

陸君啟曰雷迅風速電閃雨驟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傺者惟雲而已故以為需之象凡人利害

迫於中一飲一食俱不自得能需之人從容閒靜朝饔夕飧朐寬而胃平梁雉數其時啄羔羊贊其委蛇其為飲食何宴樂如之以狀其需徐景象耳本義謂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安取義哉身安曰宴心恬曰樂

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飲食晏樂當自無終食違仁始

天下方亂不可暇逸以養禍天下既治不可慢易以

隳功惟自亂適治之際民困方甦危情未定正如物之穉者不可不養故必優游和裕以俟其自復此坐致太平之道也惟漢曹平陽得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者曠遠之地需郊葢海濵待清之流也恒是寧耐到底在需之初故以此戒之无咎終不罹于難也犯難二字最可玩味患難人所時有但不當犯之耳

乾道上行為常需而不進似乎失其常道不知易以時為主當需之時坎險在前躊躇却顧乃是正理故以未失常斷之所以堅用恒之心也需之時實能需為恒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

質卿曰恒者常也即心之孚貞是也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犯難而行不失常自然不犯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能不失常更有何事卓吾病曰學未至于忘年忘世

不得謂之能需念未至于无始无終不得謂之有恒胡仲虎曰凡言郊者皆縣主文取象同人以二為主上去二遠故上為郊需以五為主初去五遠故初為郊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縣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縣遠而近也按于郊于沙于泥雖言其地之遠近然所以處險者亦在此郊者蕭然閒曠却步步踏實地沙在水中灑灑脱脱不濡首塗足泥則沾滯汙穢大費手脚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言上从畫作點誤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中从水俗从彡誤

初可以遠害而不可以濟時三則逼險而致寇惟二進不入泥退不在郊處將用未用之際而又以剛處中與五相應巽曰濟險必是此人然目前所處未免小有物議初則言其不能退而遠有所避三則言其不能進而大有所為凡人因言語不平逞意氣於一擊遂誤大事聖人以小有言一語點醒他見得一時

是非正不足惜惟寧耐俟時以成涉川之功而已故曰終吉

胡仲虎曰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二以剛居柔性寛而得中故雖近險不害其為吉王輔嗣所云近不逼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此爻之義也

說文衍水朝宗於海也衍在中從沙字取義水邊曰沙沙之去海遠矣而朝宗之勢即在于此亦靜以俟

之而已彖傳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正指此爻故曰以吉終私記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字書災篆文巛中加一畫巛與川同川壅為災石經加一畫本此

自郊而沙自沙而泥三之時會適然於三何罪三之病在過剛不中不能寧耐未免開釁招尤如深源之於晉德遠之於宋不度時勢橫挑强敵所謂致寇至

也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慢藏則盜至治容則淫至致之一字罪在三矣象復為之謀曰泥去水雖一間尚在外也敬慎則免矣致者自我敬者亦自我信乎易道不遠止在心之不放私記

沙猶砥礪之資泥乃汙淖之物故小言終吉而致寇可虞

胡仲虎曰需與漸皆取有所進而待之義需内卦于郊于沙于泥𨂍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内

卦于干于磐于陸縣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
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曰致寇漸之三曰禦寇禦
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三陽方進而四扼其前五爻居上而四躡其後近而
不相得曰犯難曰有言曰寇至皆四爲之也然四亦
稱需者何也四陽從容鎮定無隙可乘六四柔而得

正亦非狂躁跋扈之人故曰需於血坎為血卦血者陰之屬也需于血者引分以自安也穴者陰之窟也出自穴者棄地以避陽也需血取象甚奇夫子以極尋常語釋之而曰順以聽謂順于九五以聽三陽之進非相拒見傷之謂凡解爻詞以小象為主若謂血為陰陽相傷則昧需字之義且失孔子順聽之旨矣

私記

或曰順聽者不强求出也不强求出而自出所謂外

其身而身存也此以順聽為委運以出穴為出險又是一義

三敬慎尚可以不敗則未可言凶咎四需血而出穴則亦不必言吉亨矣私記

胡仲虎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妙道也焦弱侯曰需于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于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

安焉以柔而不競也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為需之主彖之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也三陽恃其有孚故堅忍以需之若上無九五則賢者絶望久矣五以一陽處險難之中不憂不懼優游宴樂以俟同德之援自此陽彙而進陰引而退光亨利涉

之勢在眉睫間矣敵至不忌非有餘者不能故象歸之中正葢不中則比陰為險不容三陽之來不正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酒食非貞吉之具故洗發如此坎為血為酒四陰柔則取象於血五陽剛則取象於酒

劉元炳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時至事起役不再舉不輕濟而卒以濟者需之中正事所繇以立也故彖之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惟五足以當之舊注不

明濟險之義貞吉之吉乃以五為尊位無所復須唯宴安飲食以須之則五一沈湎酒食之人而已

張希獻曰乾之三陽遇險能需者也坎之一陽處險能需者也遇險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王輔嗣曰六四所以出自穴者以不與三相得而塞

其路不辟則害故不得不出自穴而避之也至於上六處卦之終非塞路者也與三為應三來之巳乃為巳援故無畏害之辟而有入穴之安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處無位之地以一陰而為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

上險巳終出無可之乾陽巳至需無所用故不言需但言入于穴出逃其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于穴所以安陽之來四為穴上與三應自外而入于内也剛

與柔原非族類三陽所以迂迴而不進也自有四之順聽五之中正一旦連袂而至寧復有意外之虞哉上惟推誠相與精神意氣感動豪傑故終吉召客曰速不速謂出自意外也又速與需相反欲速者不需能需者不速意義雙關此周公文字巧處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

卓去病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言坎窞也四指其將入穴而言順聽則無入穴

之道故先言需于血而後言出自穴上本其在穴而言能敬則有出穴之道故先言入自穴而後言終吉張彦陵曰雖不當位未有定論愚意此句與位乎天位句對看自明葢需以五為主惟五之中正乃為當位則上所云不當位者可知矣至于未大失之解亦從往有功生來葢以當位之五而能需即往涉亦可以奏功以不當位之上而能敬即入穴亦不至于大失總發明三陽所以宜敬之故

當位當字程子平聲朱子去聲康流曰位當位不當與當位不當位俱平聲二三四五以陰陽失位為不當位初上以不用事為不當位惟不當位故雖陰陽失位亦無大關係也

吕仲木曰雖不當位未大失者言能敬焉則雖不當位且未失況上六之當位者乎此敬德之所以大也

附録

李子思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順而出上以敬

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爲君子謀險知敬而避所以爲小人戒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忽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於坎遠之則無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爲也

卦之所以名需者爲坎險也坎之所以爲險者四上兩爻也上居卦外而不得時六四居中用事塞三陽

上進之路撓九五下交之權所謂險也此時不宜急遽亦不宜張皇何也三陽並進九五陽剛中正屹然主持於上原是陽明世界若因六四一陰妄有舉動則釁隙漸開互相攻擊遂有不可知者今三陽同心一德確然信九五之不我棄從容以待其援九五陽剛中正位乎天位確然信三陽之不我欺從容以待其輔承之所謂有孚也當時君臣之間不驚不怖處之泰然六四到此技窮無用但有順以聽之而已雖

有上六為之羽翼亦勢孤力弱見三陽之來敬以奉命之不暇敢復有他哉君子以需得遂其進小人以需得安其所所謂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者至是始觀厥成矣（私記）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字从言从公）

乾鑿度云爭而後訟蓋私不得信則言之于公也不公則為誣為詐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卦是聖人使民無訟之義故六爻全不向曲直剖斷只是訟便戒以凶不訟便許以吉大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欲使天下盡化於無言勢必不能聖人就他這點好勝念頭撥轉他替他分別利害如是吉如是凶如是利如是不利使知所趨避非教以訟之方法乃教以止訟也

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内不險未必生訟内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此卦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之所繇起坎中陽實有孚象一陽陷于二隂窒象坎為加憂惕象剛來居二中象孚者誠實窒者含忍惕者戒懼中者和平有此四者必不與人訟故吉終凶指上大人指五需以有實故需無實而需時至何用訟以有實故訟無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首言有孚

剛來為柔所掩正是有孚而見窒惟其得中則心氣和平自然能惕能中不至求勝凡事欲其成惟訟不可徳喪業隳怨深禍結俱在於此尚中正者五也偏頗好惡不作于中此使民無訟之本入于淵者機心機事日險日深載胥及溺而已需言利涉以涉川貴于能待也此言不利涉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也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爻主占者臨時言也豈有簡帙之上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伏羲畫卦一

時俱了即乾坤亦無生諸卦之理聖人設卦觀象就已成之卦而推之恍然見縱横曲直反覆相生之妙于是各隨本卦闡發以盡其義大都程蘇謂卦本諸乾坤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之說以其在上則謂之往謂之進以其在下則謂之來謂之復此其定論也復就兩卦之反對以參其義則精藴已盡其餘支離誕妄非作易本㫖也私記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者三才之始水者五行之始天水相違象人彼此兩相違戾謀始只照上違字凡事違人情者即于始杜之謀始則不至於終凶矣

項平甫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遂有天淵之隔繇是觀之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來夫豈在大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

楊廷秀曰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謀始之説也不謀其始訟之終何如哉曷謂始訟心者詳訟人者𥅻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辨石經作辯

初應四而二據之訟所繇起也尚未成訟故不曰訟而曰事才弱時初位下無守勝之心無難已之勢故雖有事而不永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

釋故終吉初而許以終吉者因其始知其卒也六爻惟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訟不可長全以理論非屈于才勢之不足也雖小有言是非之辨自明終訟何為哉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彖傳訟不可成言訟之通義不欲其成象傳訟不可長初為訟端不欲其長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之有言在人訟之有言在已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眚从目俗从目非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有孚窒惕中吉者卦辭以剛來得中而言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彖言一卦之才爻言一爻之位各自立說凡爻與彖不同者大槩如此

訟之為卦二居險中為訟之主與二爭者四與上也所爭者初與三也五剛陽中正大畏民志之主也九二險體上下二陰皆有正應二以其比已欲爭有初而與四訟欲爭有三而與上訟蓋陰者陽之所悅故

二之所以訟者以初與三而其所以不克訟者以二剛中而五又以中正臨其上也不克謂不求勝非謂不能勝也歸逋正不克訟之實惟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户无眚三百户下大夫之制无眚者周禮憑弱犯寡則眚之四面削地也二歸逋而邑人无眚上錫帶而終朝三褫訟之有益無益亦可知矣

自下訟上不過上下卦之間耳其究將君臣父子相聚為訟三綱淪九法斁矣除逋竄一著更有何策

庶人有戶无門故民數以戶稱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飲食必有訟禄養厚薄皆飲食之類也禄者稱德而受六三陰柔安其分之所當得而不爭豐儉曰食舊德即此便是貞介于二陽之間進不敢居其前退不敢居其後故厲然執雌守黑畢竟是好故終吉訟之時偶然勝負不足為據故凶曰終凶吉曰終吉王事

從二以訟于王之事在初曰所事至此則稱王事矣或者不必然之詞即有之亦無成无成謂不終訟也訟不可成无成正是終吉之處或從王事與坤三同詞而不言有終坤可以有終訟不可有終也

凡聽訟先論名分次論親疎又次論事之曲直故二以訟上而竄三以從上而吉私記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履三應初初三皆比二而三又應上四之所以不能無訟也二與四皆以剛居柔剛故訟柔故不克訟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畏勢僅可无眚四知理之不可踰故復而即命循理則可得吉訟有三等小則言語次則命秩大則封邑故二言邑三言食上言錫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二欲爭初訟所自生今二既歸逋四亦

復其常以就命之所當得更有何訟其即命也不是勉强好勝之心一變而安於正道則與物無競何吉如之人我一體原是無訟故二曰歸四曰復當訟之時皆以勝為得計故象以不失慰之訟則有失不訟更有何失不失則安者愈安終無變計矣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訟之禍福為吉凶也渝變也即春秋渝平之渝剛變而柔則為渙訟事解散矣凡爻之言渝者皆取于變卦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尚中正之大人也訟五爻皆不正惟九五處得尊位既中且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于以健制險之外宇宙之内渾然太和故不徒曰吉而曰訟元吉初不永三無成二四不克上三褫皆訟之所謂元吉也訟元元吉之理訟而元吉非中正不能故推原如此

獄訟繁多件件欲尋一道理應付不勝其勞聖人只是一個中正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切發奸摘伏俱置不用此治訟之至德妙道也本義云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此獄吏之任非帝王之事私記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帶从卌俗从卄非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

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錫出或然見其無取勝之理終朝三褫見其有必敗之凶文言或錫明其無因而至象言以訟閧其得服之由初不可長防訟之始上不足敬惡訟之終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故甚于三褫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之詞也初不言訟杜其始上不言訟惡其終

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眚與吉

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日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釋名帶蔕也著于衣如物之繫蔕也鞶革帶命服之飾褫說文訓奪故免冠為褫鄭康成以褫作拖謂三拖之以誇於人也謂如此方與小象受服合不知孔子正發周公言外之旨謂不奪亦不足敬不足敬其辱

有甚於褫者矣

九五者使民無訟之大人也九二者訟之主也初三者九二所欲得而因之以起訟者也四上者初三之援而與二為訟者也二陽陷陰中陷則不甘陰者陽之所欲欲則必爭而四上以剛在上與初三為正應其肯俯而聽二之憑陵乎訟自此起矣然而不終訟者九二剛來得中是識時務之俊傑歸逋而不以為辱二既不爭初三四或爻柔位剛或爻剛位柔原非

强梁終訟者皆偃旗息鼓相忘化國矣上雖有鞶帶之錫其如三褫何哉所以然者五以中正在上道德齊禮之人虞芮之訟鼠牙雀角之事非文王召伯其孰能已之私記

或以鞶帶為内則之鞶革非也按注鞶革小囊盛帨巾乃男子三四歲時所佩其不以為訟者之賜可知陸氏釋文鞶大也孔疏鞶大帶也左傳桓公二年鞶厲游纓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帶之垂者又左

傳莊公二十一年王以后之鞶鑑予虢公注云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為飾盖鞶厲鞶鑑之屬補遺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說文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衆意也踈吏切按𠂤部回切俗作堆小𠂤也帀子荅切周也丈無㸃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朱元晦曰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

於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戰將不足言深謀竒計不過一智將持重謹厚不過一儒將惟不尚威武不用詭詐不計一時之功使人心悅誠服古今惟羊杜武侯令公及明中山王可以當之能以衆正作用甚微甚

大若止是禁擄掠止屠戮僅僅節制之師何以可王將以剛為主剛以中為善過嚴則刻過寬則弛緩者重發喪功急者輕為致敗然剛中無應則信任不專臨敵中制亦不能成事兵凶戰危曰行險順者因勢利道動合機宜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故曰毒毒如毒藥攻病非沈痾堅癥不輕用也吉无咎者雖屬秋殺不失春生元氣未嘗耗損兵凶事故不言元不言亨利只以吉无咎寫安靜之味吴

起曰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此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也

朱康流曰師之无咎全在剛中能應五陰聽於一陽二欲自王誰能禁其不王乎即不自王如韓信之于漢高光弼之於唐肅緩急之際召之不至君臣猜疑遂生怨咎二惟盡忠以應上所以上順而下從也

李明德曰師卦言應之始益剛柔相濟故相應者皆

剛柔合德如小畜則取五陽應六四履取六三應乾

大有取五陽應六五若義不相係則雖初與四二與

五三與上亦無相應之情

楊中立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

衆在内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

軍師故師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臣象也

熊去非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葢古者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皆自五數起也

論衡人形以一丈為止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嫗翁為丈人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于民水在地中人見地不見水兵在民中敵見民不見兵地不見水而隨地可以得水敵不見兵而因民可以為兵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寛不曰用而曰畜窮黷之情少

古者軍藏于六鄉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軍

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並寓兵于農之意

初六師出以律否讀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出師之始大將禁戒之語律如音律之律銖黍不可參差故法制禁令取象于此師出以律違律者雖幸而獲勝法在必誅故象復申之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三令五申凜于霜雪春秋占曰法行則人從法

法敗則法從人孫武之御婦人穰苴之斬莊賈此以律也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皆失律也否方有反即失律也臧謂得勝

子瞻謂以律者正勝也不以律者奇勝也夫律非奇正之謂也賞罰之公分數之明號令之一坐作進退之不亂皆律也律乃奇正所由出有律而後隨敵變化出奇無窮若以不律為奇則無制之兵鼔之不進金之不退正且不能惡乎奇夫律非奇正之謂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此所謂丈人剛中而應者也彖之吉无咎惟此爻備之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故其詞如此玩一在字有虎豹在山不動聲色而鎮服三軍之意所謂軍中有一范軍中有一韓也承天寵推原成功之故天寵既承旁無牽制方叔王命棐度得君大將行師全賴于此懐萬邦推原錫命之故

言非好大喜功全是一腔惻隱此是行師根本

楊廷秀曰一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為主師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為主同人大有是也

比三驅外詞師三錫内詞曲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四為副將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居九二之上才柔志剛故有撓權專擅之象或者萬一有然之詞象曰大无功大者甚言其不可也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於先縠皆輿尸也古者一車百人故謂衆為輿傳曰輿人之誦是也尸主也詩云誰其尸之傳𩛰子尸之皆主義

六四師左次无咎 次从二从冫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注得位而無應無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而无咎按兵事尚右故以左為退師三宿為次春秋次于郎次于召陵是也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得正有自量之智乘坎之上又與兵法右背山陵之意合審己量力依險而守故曰左次善戰不如善守雖不致勝可以免敗故无咎焦弱侯曰三四皆副將三以陰居剛故躁動而有輿尸之凶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聖人恐人以退為怯故言當退

而退亦師之常未為失也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于失常一失其常方寸已亂何能審强弱之勢決進止之機乎

老子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來矣鮮曰先乾後坤先右後左明夷六二六四陰也曰左股曰左腹豐九三陽也曰右肱古人尚右不獨兵家為然詩曰一朝右之

又曰惟天其右之又曰宛然左辟皆以右為進左為退張西農曰无咎未失常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舉正王弼本言作之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五君位行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疑耳故告之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既使長子帥師

又使弟子與衆主之則多疑之故也雖正亦凶

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語以中行推原其二之詞使不當歸咎于五之詞一使字民命死生國家安危所係

胡仲虎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詞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葢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輿尸則曰貞凶甚言任將之不

可不審且專也按長子即丈人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禽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言班師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謂五開國二句正大君之命弟子輿尸戒於師始小人

勿用戒於師終其始不求茍勝故其終可以成功初
上不取爻義只論始終以包裹行師之全局
小人勿用用之為言非獨富貴而已假之事權委之
心腹與使貪使詐不同此國脉人心所係故聖人以
為必亂邦然則有功者當如之何或賞而不封或封
而不任聖人于此固自有道也
蘇君禹曰兵者凶器必田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兵
出無紀窮山林以追鳥獸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

以用兵以不教之卒無制之師譁然進靡然退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後為軍之善政不度彼已而以一卵敵千鈞必無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三錫之寵不加舉足不得自由是解豪傑之體也故讀師文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然論其要則莫急於用人方其出師也既戒弟子之輿尸及其班師也又戒小人之勿用然後功成而無後患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二